

看一棵树的长大

——序《一位博士生父亲写给本科生儿子的48封信》

胡晓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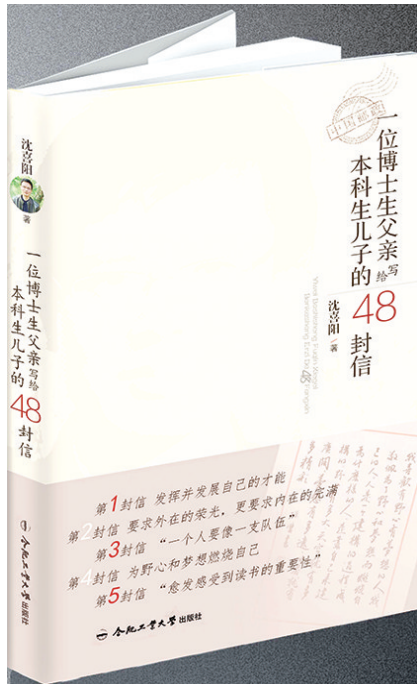
沈喜阳《两地书父子情》出版之后很受欢迎，于是编辑建议再出一个新版本，从原先的百封书信中挑出父亲的48封，相当于前书的精选本，命名为《一位博士生父亲写给本科生儿子的48封信》，邀我来做序。沈喜阳是我的学生，我责无旁贷。但是我今天不是从老师对学生的表彰这个意义上来写，我更想从一个大的方面来看这本书。

沈喜阳十多年前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，对西方文学有相当程度的了解。他的儿子是西安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的本科生，本来，按理父亲应该利用更多的比较文学优势，帮儿子在学业上进步。但是我们看这本书，其中大量的材料，已经从讲外国文学与语言，扩展到了更多地讲中国的文化，从孔子、孟子、朱熹、王阳明、顾炎武，到钱穆、陈寅恪、冯友兰、朱光潜、余英时、叶嘉莹等等。大学生应当有的博雅与通识教育，应该只是其中一个表层的原因。

我们知道近十年的一个时代思潮，是当代中国文化渐渐复苏了自身的文化认同。一个重要的标志，即作为读书人来说，书本可以而且应该落实为一种“为己之学”，是与换取文凭、升等、待遇或其他功利目的相区别的一种学问精神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说只是一种知识性的学问，时文式的应酬，宏大式的叙事，或文创式的国学，还根本就不是国学的真义。沈喜阳在这里把国学一些修身、做人、察物、做事，关于生命成长的学问，真切地落实到父子之间日常往来的家书里。当然他谈得恰到好处，举重若轻，化繁为简，他的儿子晏齐也颇有会心，有相当的回应。若是仅仅停留在课堂上书本里，那只是纸上得来，终是浮浅。五四的时代，鲁迅先生写《今天我们如何做父亲》，那是不要读中国书的。因为中国书不是“退婴”就是“拘挛”，不是“卧冰”就是“割股”，因而要父亲们“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，肩住了黑暗的闸门，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”。今天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。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意义。因而，对于什么是文化，时代大的认知图式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；因而，这部家书，可以把它看作是华夏文明渐渐复苏、年轻一辈读书人趋于认同传统的一个小小的缩影。

我从这本书里面，深切地感受到非常热爱写作的一个年轻父亲，真切坦诚如行云流水般的书写，我甚至能感受到他敲打键盘的快感！沈喜阳之所以要读博士生，因为他有大量的东西要表达、要写作，他的写作能量挡不住。他的编辑工作本来干得好好的，而且责编的图书拿到过国家奖，但如果是仅仅作为一个编辑，终身为他人做嫁衣裳，他不满足于这样的一种现状，而要更多

更高的一种生活理想。我曾经讲到中国的人文主义的“文”，第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“表达”，大《易》：“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”“人文”的卦象是“贲”。孔疏：“山下有火，贲者，欲见火上照，山有光明，文饰也。”山下有火，是含藏光明的人性，终于得到表达；光明的山，就是文化天下的象征。



《一位博士生父亲写给本科生儿子的48封信》

沈喜阳著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
由此可以讲到“表达”与“书写”更大更宽泛的意义。孟子说的“尽性”“赞化”，即是以充分得到表达的人生人性，来礼赞天意、参与创造。儒家的“尽”字极有意味。尽气、尽情、尽心、尽性、尽理，正是中国文化要义。没有表达即没有文化，表达少即文化不足不高。表达就是通过写作，通过文字，通过自己手中的笔来传递、外化生命的美好。我们在这些真情朴厚的书信当中，能够充分感受到一种书生的高贵、书生心灵的美好感受，那种跌宕自喜、春风拂面的文字的魅力和书写的快感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实际上也是回归到了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根源性价值。

当然，在这些书信中，博士生父亲不光是谈到中国的书，而且是名篇佳句纷至沓来，中西精华融化一片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已经能够把这些东西跟他的生活结合起来，跟他的那一幅珍藏的父爱结合起来，不是仅仅在谈学问、谈典故，他谈利用时间、与室友相处、爱情的理智与超功利、孤独的有益、以及手机被盗、AA制等，而且常常借着学问与观念或人物，将一个年轻人的成长，对世界的观看，他人之间如何相处，跟什么是有意思的生活价值，联系起来的。所以这里面有一种非常真诚的东西，也有一种相当自信成熟的东西。毫无疑问，我们读这些书信的时候，可以感受五四时代人那样一种为人生而文学的高贵和理想，然而，又并不尽然如此。中国文学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“境界”。“境界”指的是一个人的生命，不是停留在一个层面上，而是要不断地向前向上、更高更好，要不断地通过一种自觉的修行，尤其是读书人的修行即文化的提升来发展自己，完成自己，这个观念又现代又古典。古典是来自于我们中国儒家“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的刚健精神，以及中国文学认为人生是要有境界的这样一种生命美学。现代，是因为它是真正做了自己的主宰，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，而不是跟着一个外面世界潮流来改变自己。我甚至有时候恍然间会觉得，沈喜阳有时就是毛姆笔下的高更！所以，我觉得这本书，可

以放在新时代中国文化复苏这样的大脉络当中来理解。

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脉络是什么？

是关于家庭。这也是一本家庭教育类的读物。

家庭是中国文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。但是在五四那时就遭到了灭顶之灾。巴金认为中国的家庭是万恶之源。鲁迅也相当不看好中国家庭的旧道德旧伦理。今天我们怎样做父亲？现代社会里家庭价值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？简言之，经五四一役，传统溃败后的家庭，至少变而为如下三种类型：一种是自然型，认为做父亲就不应该去打搅干涉孩子的成长，让孩子自己成长。家庭只是一个人类自然情感的场所。我的一个朋友是英语老师，他在中学里教英文。他明确跟我说，他在家里面从来不给孩子讲英语。因为家里面如果讲英语，就把家里变成了学校与课堂。家庭就是自然情感最珍贵发展的地方，不能用教师的那套规则来破坏这样一种家庭的气氛。这种类型即是自然型。第二种类型叫肉身型，所有的家长都不关心孩子精神生命的成长，只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物质条件。是否为他们创造更多更新更好的物质条件，这是很多现代家长一直做的事情。他们真是充满了“爱”，但是“爱”放错了地方。第三种叫管理型。这里又分为两种，一种就是传统权威式的耳提面命，恨铁不成钢，以完全无商量的父权来凌驾于孩子之上。还有一种，隐性的父权，即是将父权化而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视角，让孩子跟着父亲和社会的一个大的规矩来做人，甚至会用社会中那些灰色和黑色的一面，去引导孩子来成长。比方说沈喜阳信里面就讲到有家长说不要去读什么大学，读一个职业学校就可以了，就是类似于这种类型。这是传统父权家庭在现代的死而复生。

沈喜阳跟上述几种都不一样。他既传统又现代。传统，那就是要去负起父亲的责任，父权是要表达出来的。表现为积极热切地去关心儿子，要明确打上父亲的迹印，要去提高他的生命品质。现代，他的父权低调而隐含，表现为一种朋友式的：平等、平行、平静，无目的的目的，无所有的所有。神奇就在于他把我们现代人如何做父亲的大难题，变成了一种朋友之间的谈心与散步的状态：与儿子一起共读一本书，不仅在共读过程中讨论，而且把生活也当作文本，在生活当中去看文学，看文学当中的人物，又在文学中去看生活的诸面相。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这本书是一局耐心的弈棋，一场旅途中的陪伴，是一个年轻的生命陪同一个更年轻的生命成长的现场实录。

我因观看这样的陪伴而欣幸。怎么样使一个青年人得到真正健康良好的精神营养，我觉得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，有关生命教育的一个典型。可供做教育学的人参考举隅，更可以供有志于前述三种类型之外的现代父权者观摩、体认而归引身受。

所以我希望更多人能够读到这本书。

我希望还会有续篇，再有48封或更多的信。当然儿子晏齐也会慢慢长大，沈喜阳的谈话对手渐渐强大起来了，写的时候可以不仅仅是谈文学与诗，还可以谈更多的历史与政治。不仅仅是谈道理。好像谈道理谈得多了一点，情感谈得少了一点。谈文学与哲学，还可以谈得更慢一些，气息与节奏似乎还快了一点。生活的面还可以更宽，关心的东西还可以更多，如何做一个现代人，作为一个更高更远的视野、更大的格局的年轻人，还可以一起去探讨更多的问题。这是我说的希望。在这里花精力与时间是值得的，一棵树慢慢长成参天的树，这个过程令人兴奋。

